



徐正光喜歡在中研院區域一帶以腳踏車代步，以方便到院區的各處。(呂慧涓/攝)

徐正光

記者呂慧涓 / 報導

跨界官學 念念不忘客家學

光緒倖存地說起他在清大任職時，有位學生因為讀史明的書被抓，他和幾位教授北上中正紀念堂聲援，這是他第一次看見鎮暴警察。一九八八年的農民運動，南部的農民大舉北上，在行政院前和鎮暴警察發生衝突，很多農民受傷，於是他和學界朋友在自發連署譴責此事，上了《自立晚報》頭版。

●研究勞工 親自住進工廠

一九七〇年代，台灣邁向工業化，勞資問題隨之層出不窮，他認為國民黨控制了工會，勞工權益受損。徐正光在一九七八年為了研究論文《工廠青年工人的工作滿足》，身體力行住進桃園龜山工業區的工廠內，用人類學家的研究方式，為工人寫日記，並訪問附近農家，探討工業化對農家的衝擊。

除了勞工研究，徐正光也致力於客家學的發展。他在一九九六年發表《客家人在台灣的發展以及當前面對的問題》，探討在威權政體下客家族群弱勢的處境。

●客語消逝 從自家搶救起

提到客家語言在福佬化的社會上漸漸消失的疑



笑容慈祥、活力飽滿，徐正光認為客家人能有一個地方可以「發聲」是很重要的。(呂慧涓/攝)

慮，徐正光表示自己家裡就面臨這樣的情況。他的兩個孩子在美國出生、台北長大，使用客語的機會確實不多，只有暑假回屏東和祖母講話會使用到客語，而徐正光的媽媽也擔心年輕一輩的客語能力，會告訴孫子們：「你們要多學講客家話呀！要記得你們是客家人哦！」也會這麼告訴身為外省人的徐正光妻子。

二〇〇〇年適逢政黨輪替，民進黨執政，因為人才不足，陳水扁請教國政顧問團李遠哲院長後，指派徐正光擔任蒙藏委員會委員，隨後又因民進黨政府欲成立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，他受命擔任籌備處主任。

問到徐正光為什麼沒有繼續當客委會的委員呢？他笑著說，長輩當時提醒他還是蒙藏委員主委，如果繼續當客委會主委，在中央部會就有兩



徐正光在中研院民族所門口，解說民族所建築物的設計理念。(呂慧涓/攝)

灰白的頭髮、慈祥的笑容、飽滿的活力，戴著一頂酷炫的遮陽帽，完全看不出已經七十一歲，他是徐正光，曾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員、行政院蒙藏委員會委員、客家委員會籌備處主任，在勞工、客家研究上頗有建樹。即便已經退休，他也經常騎著腳踏車在中研院來回穿梭，離不開他大半輩子生活的地方。

●客家意識 北上念書萌芽

徐正光出生於屏東縣內埔鄉，祖籍廣東蕉嶺，就讀東勢國小，班上幾乎全是客家人，但當時年紀過小，還沒有明顯感受到客家人和其他族群之間的差異，平埔族的農產品、木柴等東西的買賣，原住民的喝酒文化，倒是比較

令他印象深刻的。中學時期，徐正光每天搭校車到市區的屏東中學上課，班上同學由各種族群組成，才開始體會到客家人的不同。隨著年紀漸長，接觸的人群也增多，徐正光最初觀察到客家族群的農民生活，當時肥料必須向農會單位購買，收成的穀子也要繳給農會，稻米受糧食局控制，這樣的方式，現在徐正光講起來仍舊替農民打抱不平。

在高中時期的數學成績並不優異，選填大學志願時，徐正光毅然決然只填「用不到數學的系」。他語帶諷刺地說，從鄉下屏東到都市台北，進入台大社會系，「北部同學大多是出身建中、附中等明星高中的外省人」，他這麼形容，有機會接觸到外省人同學，使本土意識逐漸在他內心成長。

●參與社運 熱血幫援學生

大學畢業後，徐正光考取公費留學，到美國伊利諾大學攻讀碩士，三年期間曾參與保釣運動，「拿教育部的錢去美國讀書，但是心力卻都花在參與社會運動上。」他笑著說。之後的博士也只念了三年，還沒拿到學位就回國，在中研院民族所、清華大學等單位工作。

在清大任職期間，徐正光經常參與社會運動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八八年的農民運動、清大學生獨台會案、支援遠東化氫工廠工人發起的社運。即便今年已經七十一歲，徐正光講起這些親身投入社會運動的往事，仍像個熱血沸騰的青年般，露出沾沾自喜的笑容。回想起幾次規模比較龐大的社會運動，徐正



即便已經退休，徐正光仍偶爾會到位於中研院六樓的民族所研究室裡看書。(呂慧涓/攝)

丘昌泰

記者吳雨潔 / 報導

發掘客家新藍海

「你們其他族群到客家學院只有給客家學院加分，沒有減分，因為你客家人說自己的文化好，老實講，這個沒有什麼，你當然可以發展出來。」融合自身對於公共行政與管理的專長，曾經擔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、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的丘昌泰，對於客家文化的延續總是有著創新的見解。

丘昌泰目前任教於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，研究範圍涵蓋了公共政策與管理、災難與危機管理、環保政策、地方政府管理以及客家族群研究。長達二十多年的研究之路上共著有十三本專書，六十餘篇期刊論文，研究計畫則至少主持二十項左右，尤其是對客家研究著墨甚深。

●善思考迎挑戰 放棄鐵飯碗

丘昌泰大學時原本就是就讀統計系，由於比起

單調呆板的數字分析，他更喜歡的是抽絲剝繭的思考，因此在思考人生規劃時，才下定決心轉向一個更適合他的專長領域，考進了台北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。碩士畢業後，他跟著當時就業的潮流，考上了公職，進入到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擔任秘書一職。然而，服務半年後，他又重新為自己的人生地圖，畫上新的旅程。

回憶起當初在兒子出生後，毅然決然放棄人人欽羨的鐵飯碗，去考台灣大學的政治學博士班，丘昌泰說：「我很了解自己，我善於思考，有些創意，綜合能力很強，我沒辦法做一個工作是完全沒有挑戰性的，死死板板寫個公文，連釘書機要訂幾格，都要照著弄。」於是，儘管年紀已不輕，他仍舊選擇走他喜歡的路。

他坦白說：「這是很大的賭注，如果沒考上，你可能什麼都沒有，還要重新回去投入到職場裡面。」雖然不被別人看好，認為他可能會白費工夫，丘昌泰仍以榜首之姿考取博士班，在台大研究環境的薰陶下，奠定日後進入公共政策領域的基礎，以及日後前往美國進修的機會。

●學術研究 數十年寒暑孤獨過

在學術研究這條路上，丘昌泰表示，如同「不堪回首來時路，數十年寒暑孤獨過」，其實背後有許多辛酸。他認為做學問必須事必躬親地到當地實地探查，才能深切了解問題背景。為了寫論文，他實際在台灣各地進行田野調查，結果寫了文章投了稿，審查委員用幾句話便打發掉他，曾令他心灰意冷。

然而支持丘昌泰一路走來的就是「務實」和

「長期規劃」兩大人生意念，這從他的研究方向便可窺知一二。就讀碩士期間，當時台灣各鄉鎮對於興建垃圾焚化爐所產生的鄰避效應，偷偷將垃圾丟往其他縣市，演變成「垃圾大戰」，他便開始研究環保議題與政府政策，直到現在。他強調人要務實，不要「務虛」，只做表面功夫，在台灣的學術界，如果想要做出成果，就

→丘昌泰認為將客家地區的觀光產業加以價值化、創意化使其活躍起來，利用說故事導覽的方式會讓更多人認識並了解當地狀況。圖為他到龍潭橋進行田野調查的照片。(丘昌泰/提供)



→丘昌泰自述對於自己和客家文化的淵源，強調文化創意產業與公司領域合作對於客家文化的重要性。(吳雨潔/攝)



要像種樹一樣，要慢慢用心地去翻土、灌溉和施肥；另一方面，看事情要往長遠的方向想，不要短視近利，而是要規劃長遠計畫，發掘其中更多的可能性，並在過程中找尋下一個研究目標。

雖然經歷過研究成果不被別人認同或是研究經費短缺的困境，但是他仍舊堅持下去，丘昌泰說：「經過那麼多年的跌跌撞撞，學習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，你一定會遇到挫折，因為有人不欣賞你，但有更多人會認同你，只要你認真認真走下去。」近年來，他的學術研究成果開始受到重視，常被引用，甚至影響到中國大陸的學術界，常被邀請到當地進行學術及文化交流。

●從管理角度 推動文創產業

祖籍廣東梅縣，但是從小生長在新竹的丘昌泰，因童年住的地方鄰近軍營，阿兵很多，所以跟外省族群往來密切。然而外省族群不喜歡客家口音，甚至會加以恥笑，因此他隱藏起他的客家身分。丘昌泰坦言，直到二〇〇四年進入到中央大學任職，他才開始大量投入客家研究，與客家重新產生連結。

到中央大學擔任客家研究所所長後，丘昌泰直接從管理的角度，推動客家文化創意產業，要求師生一定要研究客家文化，沒想到這個方向跟中央政府的政策、社會民間的期望，以及學生的需求相互切合，一直到現在都是客家文化發展的重點。

「我們研究客家不能夠只是停留在自己的象牙塔裡面，去鑽研它的歷史、文化、語言，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，而是說過去四、五十年研究的都是這些，沒有什麼新的方法。」丘昌泰強調研究客家文化重要的不是形式，而是精神。

為了讓學生對於客家文化有更多了解，在課堂上他提出問題，讓同學分組進行討論，像是有有一次，他讓同學去思考，如何解決新竹縣關西鎮稻米賣不出去的問題。他指出現在的學生擅於結合進步的傳播科技，寫出具備可行性的企劃書。同時，他也帶領學生到新竹關西、高雄美濃實地田野調查，甚至是與中國廈門大學合作，走訪福建、廣東，進行尋根之旅。

●美好客家 讓全民共同欣賞

丘昌泰認為，在其他外來文化強勢影響現在年輕人的情況下，將客家文化朝向「全民客家」的方向努力，會是客家文化所保有的優勢。客家文化產業規模小、產值少，唯有結合公私領域的力量，才可以建立客家文化的市場。他舉例每年四月舉行的客家桐花季，不只吸引客家人前往，而是讓更多人欣賞客家文化的美好，透過這樣的方式，會使客家文化更容易推廣出去。

目前，丘昌泰與其團隊正在研究文化產業中的「數位匯流」，他指出現在看電影不像以前一定要去電影院看，而是在每個人的手機、筆記型電腦或是平板便可獲得，如何結合科技載體發展文化產業，是他們現在所研究的趨勢。

對於丘昌泰而言，現在最重要的自我期許是培養更多的後進教授及學生。他說：「我已經告訴我自己會盡我所能，將我所知道的，用最大的耐心去帶這些同學。」他希望幫助學生確定他們未來的人生志向，以及帶領更多的後輩進入他的研究行列，將其理念繼續傳承下去。

採訪側記

在接二連三被好幾個受訪者拒絕後，透過電話，我聯繫到了丘昌泰教授，一接起電話，聽我的說明，他馬上爽快地答應我的採訪，還笑著說：「怎麼可能會拒絕學生的採訪呢？」當下真的非常感激老師的幫忙。

正式採訪時，丘昌泰提及當教授對於他的意義時表示：「老師的責任就是幫學生的忙，不論是元智的學生或是其他學校的，我幫助你其實是幫助整個社會，因為社會未來是給你們接棒。」儘管當天他還有好幾個會要開，但為了接受我的採訪，他把這些都推掉了。他認為如果能對一名學生的未來發揮多少力量，那他就要發揮多少。

老師的責任 就是幫學生的忙

除了接受採訪，老師還親切地為我解惑，甚至替我分析未來規劃。對於現在新一代的學子，他建議大一應該要多涉略各個領域，在不影響課業的情況下去參加社團與打工，大二要訂定初步的方向，大三開始為自己的未來努力，投入喜歡的方向下功夫，大四準備就業或是投入考試。

他覺得必須融合多方領域的能力，尤其是資訊科技能力特別重要，他強調：「人生其實沒有說你走每一步都是正確的，有時候你要去嘗試，而且你一定要了解你到底喜歡什麼。」丘昌泰說，一旦你決定了這是你想要的方向，那就要義無反顧地努力朝這條路前進。

小檔案

丘昌泰畢業於美國匹茲堡大學公共政策研究與分析博士、耶魯大學社會與政策研究所、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。現任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教授，曾任中央大學客家學院院長、客家政治經濟研究所所長。曾獲行政院新聞局優良學術著作獎及多次研究績優與教學績優獎項。



丘昌泰講課時，此時常帶學生或研究團隊上山下海進行田野調查。圖為他帶著同學到美濃進行調查時，親自為同學攝影留念的照片。(丘昌泰/提供)